

## 正在消逝的“国家精神”：美国志愿服务精神与传统面临挑战

Leslie Lenkowsky 教授 口述 马季 采访整理

美国的志愿服务传统由来已久，志愿服务精神根植人心，但这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“国家精神”，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，甚至是消逝的威胁。

美国的志愿服务传统在这个国家建立之初就早已存在，某种意义上说，美国就是由志愿者建立的：一群清教徒为了寻找自由，组织在一起，尝试共同合作治理，并建立起新的国度。所以志愿服务精神在美国甚至是一种“国家精神”。

平均每四个美国人中，就有一个每年都会为正式注册的慈善组织提供志愿服务；美国人平均每周都会提供至少一个小时的志愿服务，如果算上一些非正式的慈善组织，这个比例和实际服务时间会更高。

1944 年，阿瑟·M·老施莱辛格（Arthur M. Schlesinger, Sr.）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《参与者的国度》（Biography of a Nation of Joiners），对美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进行了精彩的论述。深厚的志愿服务传统是美国独有的特色，这也让我们引以为豪。认为美国与其它所有国家都不同的“美国例外论”（American exceptionalism）也认为，美国人民能够不受政府和商业的影响，自愿组织起来解决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问题，也是美国不同于其它任何国家的地方。

但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晚些，里根政府期间，很多美国人开始担心美国正在丢失引以为豪的志愿服务传统：美国变成了一个贪婪的只追求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。老布什作为里根总统的继任者，为了振兴美国的志愿服务传统，发起了名为“千万光芒”（Thousand points of light）的项目：美国的志愿服务机构，就像浩瀚宇宙中的繁星一样，点亮了黑夜中的天空。后来虽然克林顿击败了老布什成为了新一届美国总统，但他也仍然支持老布什在振兴美国志愿服务传统方面的主张。

政府资助之弊：损害多元化的利益表达

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帮助是有风险的，因为有的时候，对慈善组织的帮助可能实际上是一种控制；这只“看得见的手”在帮助的同时同样可能带来伤害。

举个例子，你在一个慈善机构教儿童如何阅读，我作为政府给了你的机构一笔资助，从而可以让你为更多的儿童服务，但我有个条件——你必须用我指定的教学方法，但这种方法不一定比你的更好。除此之外，可能还有一些行政上的要求等等。

更麻烦的是，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经常做一些政府不喜欢的事情。例如，一些非营利组织倡导应该如何对待犯人，但是 NGO 往往代表着多元化的观点，也就意味着他们往往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，然而政府却是多数人的政府。

为了拿到政府资助，NGO 可能会妥协去做多数人认为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不是为少数人争取利益。所以政府在帮助 NGO 的过程中，损害了多元化的利益表达。

大部分的美国慈善机构，30%的资金来源于政府，50%来自提供的收费服务或产品，来源于捐赠的资金不超过 20%。美国人每年要捐赠给慈善组织 3000 亿美元，虽然相比较于中国来说这很多了，但是慈善捐赠所占的比例其实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很多。

有些人反对慈善组织接受政府的帮助，但我觉得这不太现实，因为如果没有政府资助，慈善组织的资金不足以维持运转；如果仅仅依靠收费服务或产品交易，也存有风险。

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，政府在资助你的时候，附加了什么样的条件和要求。我的一个主要顾虑是：美国的慈善组织已经太依赖政府了，这会弱化美国的志愿服务精神，而弱化的志愿服务精

神又将进一步加速对政府的依赖。

#### 警惕政府“依赖症”

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，公共管理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论——“新公共服务”，即认为政府应该只提供服务，而不是把握公共事务的发展方向。但这样的理论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学术讨论，在现实世界里，政府很多时候还是会干预，你必须非常小心。

这样的政府干预会损害美国人民自发的志愿服务传统：当我们太依赖政府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行动能力就变差了。

2009 年以来，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政治运动叫“茶党运动”，美国的一些保守派、自由派和平民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正在让美国误入歧途，因此他们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，2010 年的时候，他们甚至想控制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。虽然这是一次政治运动，而且不管你是否赞同他们，你不得不承认这种自愿组织起来的政治运动，其根源来自于美国的志愿服务精神。

两年以后“占领华尔街”和茶党运动如出一辙，但并不成功。因为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虽然以自组织的形式发起了，但并没有很好地组织，这些人并不知道“占领”的目的是什么，缺乏清晰的目标。志愿服务的能力与精神同样重要。

#### 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变弱

现在的年轻人都生长在安逸的环境里，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相比较于我们这代来说要弱很多。

我生长在 60 年代的中产阶级家庭，父亲是飞机工程师。虽然生活环境也比较安逸，但是那个时候正值美国的“民权运动”时期，我也因参与了这场运动而走出了“温室”。今天我们有很多年轻人，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，从来没有走出过温室。虽然我们在课程上对这些年轻人也提出了社会实践的要求，但是他们做得并不好。在美国，服兵役曾经是必须的，我就参加过军。我虽不喜欢军队生活，但因为这段经历，我认识了很多其它地方都难以结识的朋友，也对美国这个国家有了更多的认识，然而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这么多类似的机会了。当下流行的在线的社交网络虽然重要，但并不是最主要的，因为由它建立起的社交关系是比较弱的，你需要真的与某人共处一室，共同面对和解决问题，才能够建立和发展真正的社交关系，培养合作的能力。

为了给新一代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服务国家和社区的实践机会，美国联邦政府组建了“国家社区服务机构”，AmeriCorps 便是其核心项目。它能锻炼年轻人在现实中与人合作的能力，塑造他们的性格，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。

#### AmeriCorps 还是太小

AmeriCorps 并不那么成功。

首先它并不是不成功，因为自 1994 年以来它吸引了超过 80 万的年轻人参与其中，并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；其次，它创造了一个超越党派的项目，无论是美国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很支持这个项目。

之所以说它“不那么成功”，首先因为这个项目的规模还是太小了。它每年只能给年轻人提供 7.5 万个服务岗位，而每年美国有至少大约 400 万年轻人进入大学，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二。

另外一个我觉得 AmeriCorps 不那么成功的原因是，这个项目应该服务更多的更为创新的组织。AmeriCorps 的志愿者服务的一些慈善组织是比较创新的，比如说“为美国而教”；但是大部分慈善和社会服务机构，其工作领域和方法都是非常传统的，例如简单地给弱势群体提供食物。不管在哪个国家，慈善领域相对于商业领域而言，都面临创新不足的问题；而商业领域因为利润驱使，总是在不断追求创新。

#### 政府和基金会应承担更大风险

奥巴马承诺推动社会创新，所以他在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下设立了一个社会创新基金，用于开展这方面的工作，但是成果并不显著。而且相比较于私人基金会的投入，政府投入还是不多——其实基金会投入也不多，因为无论是基金会还是政府，承担的风险都比他们应该承担的要少很

多。

在美国慈善发展早期（20 世纪初）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慈善家，其中两个耳熟能详：卡内基和洛克菲勒，另外一个你可能从未听说，而且即使很多美国学生也不熟悉——朱利叶斯·罗森沃尔德（Julius Rosenwald），他对美国的民权运动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罗森沃尔德成立了罗森沃尔德基金会（Rosenwald Foundation），但这个基金会已经不复存在了，因为与其它组织不同的是，花光所有的钱并终结自己便是它的使命。罗森沃尔德认为，基金会如果一直生存下去，会让基金会的行事风格更加保守。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经历了百余年之后仍然屹立不倒，而罗森沃尔德基金会花光了所有钱后，于 1948 年就关闭了。因此与传统基金会不同的是，罗森沃尔德基金会根本不用考虑自己的资产情况，从而可以做出更有风险的决定，并且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对待。

年轻人参与志愿服务最少

从 2002 年开始，我们开始持续研究美国人志愿服务的特点，根据 2012 年的最新统计数据，18-24 岁的美国年轻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间是最少的，65 岁及以上年龄段的都比他们多，中间年龄段的会更倾向于参与志愿服务，而且参与时间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加。这样的趋势从 2002 年开始就一直很稳定。

可能的几种解释，首先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可能会从事一些非正式的、我们研究没有涉及到的志愿服务，例如参与一些网络组织。其次，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可能因为教育程度的原因，更少参与志愿服务，我们有研究证实教育程度和志愿服务之间存在正相关；但是，即使是大学生，也很少参与志愿服务，原因前面已经提到了：实践机会少、生长环境安逸等等。

再者，这可能与慈善组织的选择性偏好有关：他们更倾向于吸纳有社会经验或专业优势的人去服务，而不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。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没有远见的——志愿服务的习惯是需要培养的，就像小的时候你的父母不要求你叠被子，长大了你也很难养成叠被子的习惯。

虽然这些年轻人可能没有太多专长和社会经验，但是作为慈善组织，你并不是纯粹的商业机构，你有责任和义务去培养他们的志愿服务习惯，并忍受由此带来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。

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在传达一些看似矛盾的信息：要求慈善组织专业化、高效率、学习企业的运作模式等等。虽然两者其实是不矛盾的，只要你能理解不同要求的背景和原因，但是因为目的性的不同，实际操作中还是很难做。

第三部门是社会创新的良好“试验田”

社会是一直在动态发展的，我们一直在试验新的方法来促进它的持续发展，美国的经验是，第三部门在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。我们有商业组织，有政府组织，也有志愿和慈善组织，这样的第三部门则让我们的“社会实验”和“社会创新”变得更加容易。中国也可以参考一下美国的经验。

中国的第三部门才刚刚发展，任重道远。还有一些非常创新的慈善运作模式，比如说社会影响力投资。还是以慈善教育机构为例，如果我拿了你的资助，我很有可能就需要按照你指定的教学方法来教学；但假如我现在的机构是一个社会企业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可以给我投资一百万，五年之内我就可以给你回报：一半回报是经济效益，另一半回报则是社会效益。当然你也可以投资商业企业来赚更多的钱，但是有一些投资人在有经济回报的前提下，会同样甚至更加看重社会回报。

这就是一种创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原先的捐赠人就会像投资人一样考察我的运作方式，看是否有效，是否能够达成他想要的回报。如果符合他的期望，他就会投资并且帮助我完善以提高效率，而不是要求我彻底以另一套方式运作。这就是以取得社会效益为目的的商业。